



實用歷史

遠流

既熟悉、又陌生的

人間孔子

《孔子家語》白話版

三國·魏·王肅／編
白羅／翻譯·解讀





實用歷史叢書

人間孔子

《孔子家語》白話版

人間孔子·《孔子家語》白話版·〔原實用歷史叢書⑦〕

編者——王 肅（三國·魏）

譯者——白 羅

發行人——王榮文

出版發行——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

電話／2365-1212 傳真／2365-7979

香港發行——遠流（香港）出版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

電話／2508-9048 傳真／2503-3258

香港售價／港幣83元

法律顧問——王秀哲律師·董安丹律師

著作權顧問——蕭雄淋律師

2002年10月1日 二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售價新台幣250元（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）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32-4760-7

YLib 遠流博識網

<http://www.ylib.com>

E-mail: ylib@ylib.com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人間孔子：《孔子家語》白話版／(三國魏)王
肅編；白羅譯，--二版，--臺北市：遠流
，2002〔民 91〕
面； 公分，--(實用歷史叢書)

ISBN 957-32-4760-7 (精裝)

1. (周)孔丘—學術思想—哲學

121.234

91016476



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

實用歷史叢書



遠流出版公司

出版緣起

王榮文

• 歷史就是大個案

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基本概念，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（或無數個）大個案來看待。

本來，「個案研究方法」的精神，正是因為相信「智慧不可歸納條陳」，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，自行尋找「經驗的教訓」。

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？歷史究竟是啓蒙還是成見？——或者說，歷史經驗有什麼用？不可用？——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，但在我們的「個案」概念下，叢書名稱中的「歷史」，與蘭克（Ranke）名言「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『一如其發生之情況』外，再無其他目標」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，大抵是不相涉的。在這裡，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，或者說，我們把歷史（或某一組歷史陳述）當做「媒介」。

• 從過去了解現在

爲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爲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（milieu）感到好奇，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，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。

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，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，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：「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，他會怎麼做？」或「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，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？」

從過去了解現在，我們並不真正尋找「重複的歷史」，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。「歷史個案」的概念，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，因爲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衆多的「經驗」裡，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，因而就有了「教育」的功能。

• 從現在了解過去

就像費夫爾（L. Febvre）說的，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，在歷史理解中，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。

在這一個圍城之日，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，取一巾箱坊本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抱

持誦讀，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，淪城之日，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；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，不覺汗流浹背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。

觀察並分析我們「現在的景觀」，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。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，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。

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，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，像一位作家寫《商用廿五史》，用企業組織的經驗，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「經營組織」（即朝廷）的任務、使命、環境與對策，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，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。

我們刻意選擇了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路，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。我們知道，標新並不見得有力量，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；刻意塑造一個「求異」之路，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，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，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「新歷史之旅」。

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？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？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？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。

編輯室報告

八年前，柏楊版《資治通鑑》第一冊在台北出版，當時我是這套書的助理編輯，負責在柏楊先生的寓所（新店）、遠流出版公司（公館）和優文印刷廠（萬華）之間傳送文稿和校樣；每天都在這一條路線上跑來跑去，備嘗沙塵，但以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渴欲親近而又苦無門路，能夠參與一項革命性的語譯工作，仍使我與有榮焉。

八年後的今天，我又何其有幸，擔任《人間孔子——孔子家語白話版》的編輯，能夠讀到白羅先生精彩的語譯和獨到的「補充」，轉而呈獻給千千萬萬的讀者，又一次使我感到與有榮焉。

《孔子家語》是一本相當冷門的「偽書」（白羅的「譯序」有相當清楚的說明）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本書；它講的是孔子的事蹟言行，但不像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那樣按部就班，也有別於《論語》的一絲不苟，全書東拉西扯，真偽混雜，並不是一本「正確」的歷史入門書。

但在白羅的眼裡，這反倒是對歷史「想入非非」的大好機會——拿著孔老夫子上下其手是大

不敬，「遐思」一番卻無傷大雅。

《人間孔子》幾乎不需要編輯的潤飾，白羅的語譯精準、大膽、傳神，文後附加的〔補充〕，更是旁徵博引，妙語如珠；這一切，也許和《孔子家語》的本質迥異於《論語》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的嚴肅、端莊有很大的關係，但在「古語今譯」愈來愈受重視的今天，我們所倚重的，也許不再是學富五車，卻不能把一句古語解釋明白的冬烘學究，而是白羅這樣年輕、活潑、正確的筆法。

在《孔子家語》卷八裡，孔子在鄭國嘲笑自己是一隻找不到家的狗，又對顏回說：「如果你將來發了財，我真願意替你當個管帳的。」這都是我們過去不可能在「復興中華文化基本教材」裡看得到的；也許正因為這樣，才有許多人一直強調，這是一本偽書，不值得一讀。

是不是偽書我們不必太在意，我們應該關心的是，這樣的孔子才像是活生生的真實人物。近幾年來，時常有人寫文章為曹操喊冤，甚至有人為秦檜打抱不平，現在《人間孔子》則試著為孔老夫子翻新形象，也許再過幾年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小塊「國父愛說笑」的文字——只要真實，我們更愛他。

如果歷史對我們今天還有意義，最起碼便在於歷史提供我們思考、反省甚至學習的可能，

尤其是善與惡、是與非、功與過——這些永遠模糊流動的邊際，最是讀史的人思省學習的開始，是最值得反覆徘徊的所在。

白羅是學歷史的，但他讀書甚雜，遠超過一般人學習歷史所需，也許正因為這樣，他對歷史的存在愈加珍惜，不容歷史堆砌美麗的謊言，要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，他說：「平心而論，把歷史看得輕易的人，只能得到『輕易』的收穫，畢竟我們是為自己讀史的，得失寸心知。」

「歷史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，這是讀《人間孔子》首先要心存體會的第一原則——我們讀史，應該是為了我們自己。

第二個原則是「還原」。白羅說：「如果不能將白紙黑字設身處地的儘可能化為現實的圖像，我們總會把歷史上一些生死攸關的判斷想得太容易，也會輕易的對歷史的巨人比手劃腳。」這一段話，幾乎是針對《柏楊版資治通鑑》的〔柏楊曰〕說的，雖然柏楊先生有許多了不起的貢獻，但是在這一件事上，我以為白羅的看法對歷史公平得多，也有敬意得多，更值得我們借鏡。

我希望讀歷史的人，能揚棄一種「決鬥式」的比較方式——非要有一方中彈死亡不可，而代之以一種長期的理解和相互對話，畢竟在歷史的面前，我們比較合適的角色是學生，而不是裁判或公證人。

歷史實在太大了，我們都難免偶然迷失，忘記自己的角色；孔子也實在太了不起了，難免有無聊人士要死命的包裝他；但歷史和孔子都是我們合法繼承的遺產，我們有權利、也有必要思索歷史和偉人的真相，讓這一筆龐大的遺產解凍，豐富我們的心靈。

孔子在人間，不在天上。（執筆：陳正益）

〈譯序〉

從《孔子家語》到《人間孔子》

《孔子家語》是一部長期流傳下來的書，記敘了孔子的生平言行——包括真的發生或有人希望它發生，其中脫文、誤謬、失實的地方不少，甚至有些信而有徵的史實部份也顯然經過後人相當的修改增添，因此，書中的孔子相當的「聖人」。

用民初以來的概念來說，《孔子家語》是一本「偽書」——既然明明知道是偽書，為什麼還要鄭重其事的重新翻譯、補充、出版呢？

這個問題，說真的，我只夠資格「代為回答」三分之二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真正選擇這本書的人是遠流出版公司主編陳錦輝先生，他們找上我，問我是否願意為這本書翻譯和加一點個人的補充說明，我一時不察的欣然接受，因此，我願意說明為什麼《孔子家語》重新翻譯、補充，至於出版的部份，我不在其位，不敢越過自己的身份說話。

■不清不白的典籍

首先我們來談談「偽書」這種事。

什麼是偽書？望文生義，就是這本書是「假的」，經過後人的閱讀鑑定，說明這本書的來龍不清不白的地方。

什麼時候開始對書籍做這樣的身家調查呢？說起來滿早的，至少從西漢起便大規模的開始了，西漢動用政府的力量，徵天下通經學的讀書人爲博士，原來是爲了找尋經過秦始皇和項羽兩把大火燒過後的經書倖存讀本，但由於彼時談不上什麼有規模的印刷出版，純粹仰賴私家的口誦記述，問題便產生了，其間有因著戰亂湮沒流失，和因著一口傳過一口遺漏的部份云云（這是少掉的部份）；有傳遞者自己無意中增添和有意的加油加醋的部份云云（這是多出來的部份）；以及因著各家傳遞記憶的不同和方言、解釋的差異云云（這是混亂的部份）。

後來，又因魯恭王拆毀孔子舊家，發現牆上有用古代的篆文寫的經書讀本，稱之爲「古文經」，於是又進一步有今古文之爭而互控虛僞，第一次古籍的真僞問題便在這樣爭爭吵吵的狀況下，各爲其「真」的對抗好幾百年，一直到東漢末年，才「暫時」有了結論，在東漢靈帝時由國家頒佈《五經》的審查定本，並由蔡邕等人書寫刻於石碑上供讀書人取法。

說石刻的《五經》讀本是暫時的定本，是說對早期的經書的爭論並沒有因此完全結束，在東漢以後，化整爲零的持續有讀書人各家的意見或讀後感冒出來，一直到清末民初都是如此。

這持續幾千年的研究爭論，基本上是一種「內鬥」的形態，意思大體上是在肯定經學傳統、維護經學傳統的心情下進行的。然而到民國初年，卻因爲對中國歷史、對中國的一切傳統的意識形態的大轉向，使得這樣的研究爭論有了不同的意識、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不同的強度和範疇。

怎麼樣不同的意義呢？眾所皆知的，民國初年由於有亡國滅種的立即危險和富國強兵的迫切期盼，發生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最激烈的反抗自我傳統的意識，因此，這一時的研究爭論，重要的意義不再是站在肯定維護的立場，而是如何徹底的擊垮傳統。

怎麼樣不同的理解方式呢？在打倒傳統的強烈意識之下，原先就不乏爭議疑點的中國古籍，遂成爲「動手」的弱點，本來在肯定維護的心情下，這些疑點不過被視爲必須加以解釋、修改或局部剪裁的枝葉，現在卻意味著一種病徵，一種整體生病所清楚顯現的徵象，「革命的巨斧既能砍伐，又何需剪枝」，如斯的心情之下，對古籍真偽疑點的理解便有了和道德傳統斷裂性的結論，也由此生出不一樣的對待方式。

那，又有怎麼樣不同的強度和範疇呢？這種見可疑打倒到底的方式是一種很「阿剎力」、很有效率、很難煞得住車的方式，自然不是簡單幾本經書所能滿足的。事實上，這一股攻勢發展到

極點，便是將秦代之前的歷史基本上看成是不可信的——所以有「先秦史」這樣的名詞產生，即夏、商、周只是不可靠的傳說，理應籠統的歸併成一團，而秦漢以下的大歷史框架雖然大體上可信，其間的細節卻也真偽夾雜，需一一懷疑考究，這當然已遠遠超出原先的範疇。

這麼壯烈的一場疑古大火燒過，既沒有讓中國歷史化為灰燼，也沒能讓中國歷史成為璀璨重生的鳳凰，其間的辛酸和得失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討論清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國的古籍和史書絕大部份都多少髹上一層不可信的色彩——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，一直到今天。

■偽造與變質

基本上，我並不以為懷疑是壞事，相反的，雖然我不確知是否所有新的發現都必然以懷疑為前導，但不滿足於前人的看法，不簡單放過一些看起來已是理所當然的解釋，的確在思考的橫寬和縱深兩方面，都有機會逼使我們走得更深更遠。

但民初以來屢屢用力過猛的疑古，卻也真的有點問題，畢竟，疑古，原來是為著拓寬我們讀史的視野，而不是要走入虛無主義的陷阱，因此，比之大刀闊斧的砍伐，我們今天應該也必須做得細緻一些。

首先，雖然不很容易，但我們總得把「有意的偽造」和長期流傳的「變質」嘗試著分清楚。

什麼意思呢？比方說，我們知道，兩漢的識諱之學頗爲發達，尤其西漢末年，爲了讓纂漢的王莽有「天命所歸」的合理化基礎，據說王莽的門師劉歆僞造了相當多指證歷歷、「非王莽代漢爲天子不可」的僞書，又其人之道的被中興的漢光武帝劉秀所運用。這類荒誕不經、甚至假託孔子生前就預知往後歷史發展、直到民國以後的書籍，簡單歸爲「僞書」，我以爲既合理又必要（當然，喜歡陰陽學的人可能會很不滿），而事實上，這些東西在後代雖有存留，但老早在大傳統裡就有定論，並不必等到民初才來打倒。

至於大多數做爲歷史主體部份的中國歷代典籍，雖因寫作者、成書年代、流傳的時間和遭遇不一，而有不同程度的「變質」，但大體上和有意的僞造是兩回事，不應該發現其間有某些不明添加物就斷然棄置不顧。

歷史依賴語言文字而傳，和「真正」的史實之間原來就一定有不重疊不一致的部份，尤其早期沒有印刷術或印刷不發達的時期，黏貼著各式各樣神話傳說的色彩是所有人類歷史的常態，如何有「真實」和「虛妄」之間進出煩惱，本來就是讀史人的基本行爲，這是麻煩，也可以是很有趣的。

像荷馬的兩大史詩《奧德賽》和《伊里亞德》，都是夠荒誕不經的，卻也是夠「偉大」的史詩，它們都是「僞書」，但讀史時我們怎麼可能假裝它們不存在呢？